

我一生可以说经历了两次长征



哈尔滨三五将军文化博物馆为涂通今制作的油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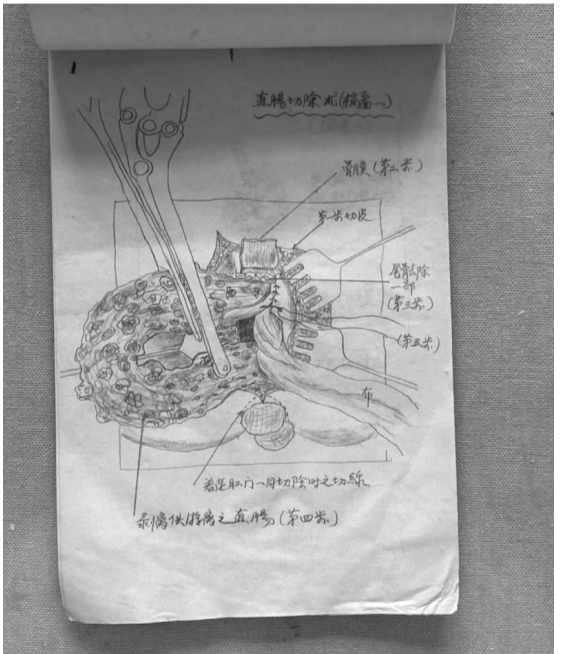
2023年4月3日，老红军、开国少将、军事医学科学院原院长涂通今因病医治无效，当日晚在北京逝世，享年109岁。

在90年漫长的革命生涯中，涂通今参加过长征，在土地革命、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中救死扶伤，新中国成立后被派往苏联深造，获医学副博士学位后回国开创神经外科学事业。

涂通今是长征走出的医学博士，也是开国将军。去年国庆前夕，记者曾走进涂老家中，与他的家人交谈。从他的身上，我们感受到开国将帅的风采，触摸到革命历史的脉搏。

革命的火种

涂老的家位于北京市丰台区一处幽静的小院。屋内家具、家电几乎全是40年前的旧样式。



涂通今的笔记本

“我父亲参加红军时18岁，在那个年代已经不算红小鬼了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。”涂老的儿子涂西华告诉记者，“父亲一生最引以为傲的身份就是红军。”

涂通今1914年10月生于福建长汀，祖父是教书先生，对长孙寄予厚望，取名“习史”，字“通今”，取自《三字经》“读史者，考实录。通古今，若亲目”。涂通今读了5年私塾，3年高小，因学校停办而中断学业。

但他已养成读书的习惯。有一次，祖父让学生背《滕王阁序》，只有涂通今将全文背出。

1929年，红军攻入了长汀。涂通今亲眼听到毛泽东在群众集会上慷慨陈词，号召老百姓“打土豪分田地”。涂西华说，父亲从小就背诵孙中山的“耕者有其田”，但具体怎么实现，父亲在听到“打土豪分田地”的那一刻有了感悟。那一次的偶遇，在少年涂通今心中播下了革命种子。

此后3年多的时间，涂通今对红军的纪律也有着细致入微的观察。他多次向家人提起，当时家乡的各种武装很多，涂家在集市上卖豆腐干，人来人往，只有红军战士“没钱不买，有钱才买”，给现大洋，“对红军印象很好”。

1932年，涂通今报名参加红军。当时苏区正处于反“围剿”斗争中，伤亡多，急需医护人员。高小毕业的涂通今被分到医院学看护。

入院第二天，院长出题考试：“为什么要学看护？”涂通今猛然想起医院门口张贴的对联，上联“为救护前方归来的英勇将士”，下联“为培养无产阶级医学人才”，他把这两句话一字未改写了下来。

发榜时，涂通今考了第一，不久便进了红军卫生学校。向往戎马生涯的涂通今，就此成为白衣战士。

长征路上的遗憾

1934年9月，涂通今作为兵站主治医生随红九军团开始长征。

这一路，征途漫漫，险象环生。血战湘江时，涂通今曾在炮火中把药箱顶在头上，蹚过齐胸的江水冲到对岸。二渡赤水时，他一脚踩空，幸好被松树挂住，死里逃生。他还曾因救治伤员而掉队，差点被国民党抓住。

过雪山草地时，涂通今途经的雪山终年积雪，经常刮七八级大风，草地海拔也在4000米以上，空气稀薄，多沼泽地，必须踩着草墩子走，一步都不能踏偏。而这样的路，涂通今所在部队走了三次。

每到一地，涂通今和战友们先搭起帐篷，拾干牛粪作燃料，煮沸消毒器材，看病发药、换药。“把其他人照顾好以后才睡觉，第二天又得先起床，把开水给战士们灌满。”涂西华说，随军医生的工作繁杂，还要注意有无传染病，烧热水洗脚避免脚泡，寒雨天烧姜汤等。

“必须做好疾病预防，因为药品比食物更稀缺。”涂西华听父亲讲起，当时消毒灭菌和抗感染的药物极少，只能用盐来代替，但因为国民党的经济封锁，盐也一度是稀缺品，最后用的是硝盐。

“农村的旱厕，土墙一受潮，墙根下有一层白白的墙皮，把墙皮刮下来，放到大锅里熬。长征突破封锁后，才买到盐。”

涂通今到底救了多少伤员已无法统计，但提起长征，他常常遗憾无法挽救更多战士的生命——

“只能做一些诸如消毒、包扎、固定、止血、缝合、取子弹这样的处置和小手术，至于断肢和内脏手术，根本没法做。由于无法进行大手术和输血、输液，不少本可得救的同志失去了生命。”

第二次“长征”

1951年8月初，一个繁星满天的夏夜，当时担任华

中医学院院长涂通今突然接到上级电话，通知他去苏联留学，主攻神经外科，目的是为国内建立相关研究所作准备。

种种难题摆在涂通今的面前：语言不通、适应新环境、掌握复杂的神经外科知识……这对于年近40岁的涂通今来说，与其说是机会，不如说是挑战。

神经外科是我国相对薄弱的军医学科。不少在战争中遭受颅脑损伤的战士原本能得到救治，但受限于救护条件不幸牺牲。一想到他们负伤呻吟的场景，涂通今就双眼湿润。

他果断地踏上了留学之路——对经历过生死考验的老红军来说，怕什么困难？勇往直前就是了！

当时，一共有200名中国学生被派往苏联，其中医学方向的有30名。涂通今被分到当时世界顶级的神经外科研究机构——布尔登科神经外科研究所。

为了迅速掌握俄语以及神经外科的专科知识，他随身携带笔记本，每天最早一个到教室，最晚一个离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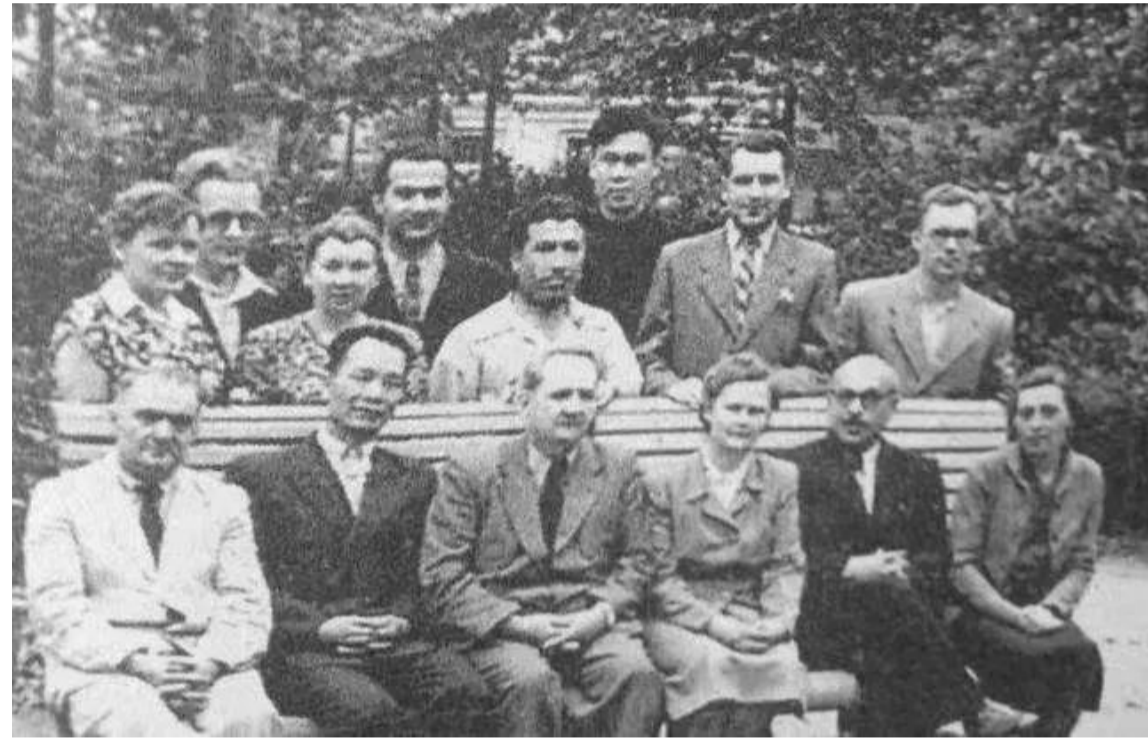
和帮助。长征时期，彭龙伯遭到飞机轰炸，胸部主动脉大出血，涂通今闻讯赶到现场，只能眼睁睁看着彭校长牺牲。

彭校长儒雅谦恭的作风对涂通今产生了重要影响。涂通今从苏联学成归来后，被分配到位于西安的第四军医大学当副校长，负责筹建神经外科。他二话不说，打起背包就向大西北出发了，一边四处登门延揽精英人才，一边托人采购医疗设备，很快成立了全国首个神经外科。

在行政工作之外，他没日没夜地编写教案，每周一次的大查房必定参加，每周一台疑难手术由他主刀，每一位手术患者的体征亲自复核。我国首例经小脑幕上入路切除听神经瘤手术，就是由涂通今主刀的。

20年后，当涂通今离开第四军医大学时，已是“桃李布三军”。

在空军军医大学（第四军医大学）西京医院神经外科原主任章翔的家里，至今珍藏着涂通今的17封来



1955年博士论文通过后，涂通今（前排左二）与教授们合影

涂西华向记者展示了父亲当年留学时的4本学习笔记。上面的图文密密麻麻，但条理清晰、字迹娟秀，花费的心血可想而知。

第三学年上半学期，涂通今就以全优的成绩通过了所有考试。

撰写毕业论文前，指导老师建议他做小脑电图探索方面的研究，这是一个尚未用于临床的探索性问题，更容易出成绩。

涂通今却坚持研究能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诊断治疗领域，“祖国人民还在等着我，我绝不能辜负祖国的期望”。

最终，他选取“三叉神经节肿瘤的诊断和外科治疗”这一方向，该选题涉及很多复杂的手术方法，在临床应用上更普及。

1955年7月，涂通今的博士论文答辩全票通过。答辩委员会的评价是：实用性强、观点明确、材料可靠、有理有据，是一篇高水平的论文。有学者评价：“这是一篇完美的论文，再多一个字都显得多余！”

多年以后，涂通今这样总结自己的人生：“我一生可以说经历了两次长征，一次是举世闻名的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，经历各种艰难险阻考验；另一次是圆满完成祖国交给的留苏学医任务，走出了向科学进军的路。”

“桃李布三军”

“父亲向来对老师和专家特别尊重。”涂西华记得很清楚，2011年的一天，父亲突然要去军事博物馆。

那时，涂老已坐上了轮椅，到达军事博物馆后，也不怎么说话。转到革命战争陈列区，一向平和的他突然有些激动，隔老远就指着前方玻璃橱窗内陈列的墓碑。

涂通今一行找过去，最后指着石碑上的某个名字，说这是他读红军卫生学校时的彭龙伯校长。“几百个名字，密密麻麻的，都是红军长征时期牺牲的干部，他就在那儿一个个找。”涂西华说。

涂通今多次提起彭龙伯，说他是自己从医的引路人。彭校长生活朴素、平易近人，总是给学生以启发

信。从1997年起，在长达5年的漫长时光中，涂通今一直用写信这种传统的交流方式表达对后辈的关怀。

信中，涂通今毫无保留地分享医学研究的前沿方向。2000年7月，涂通今在《四医大通讯》上看到章翔发表的几则关于“颈内动脉海绵窦瘘治疗”的研究，马上向章翔发来贺信，并表示“恰好正在译一篇和你研究相关的文章”，“将译文寄来供你参考”。

那封信的最后，涂通今嘱托章翔“北京和西安均天气炎热，望注意保重并祝夏安”。

如今，信封和信纸随着时间的流逝有些发黄发脆，起了毛边，但信中所承载的情谊一直鼓舞着章翔，“我与涂老相差43岁，他是我的长辈，却没有一点架子，称我是‘同行知友’。我深感荣幸之余，只有更加努力，才不负涂老的信任”。

一直以来，涂通今有个习惯：每逢国庆，他都要让儿子涂西华推着轮椅带他去天安门广场看看。去年，因为身体原因，他住在301医院而无法再像以前那样前往。

在涂西华的记忆中，父亲住进301医院前，每天清晨6点起床，先收拾房间，然后练太极拳，早饭后就坐到书桌前，一动不动地读医学专业书，直到中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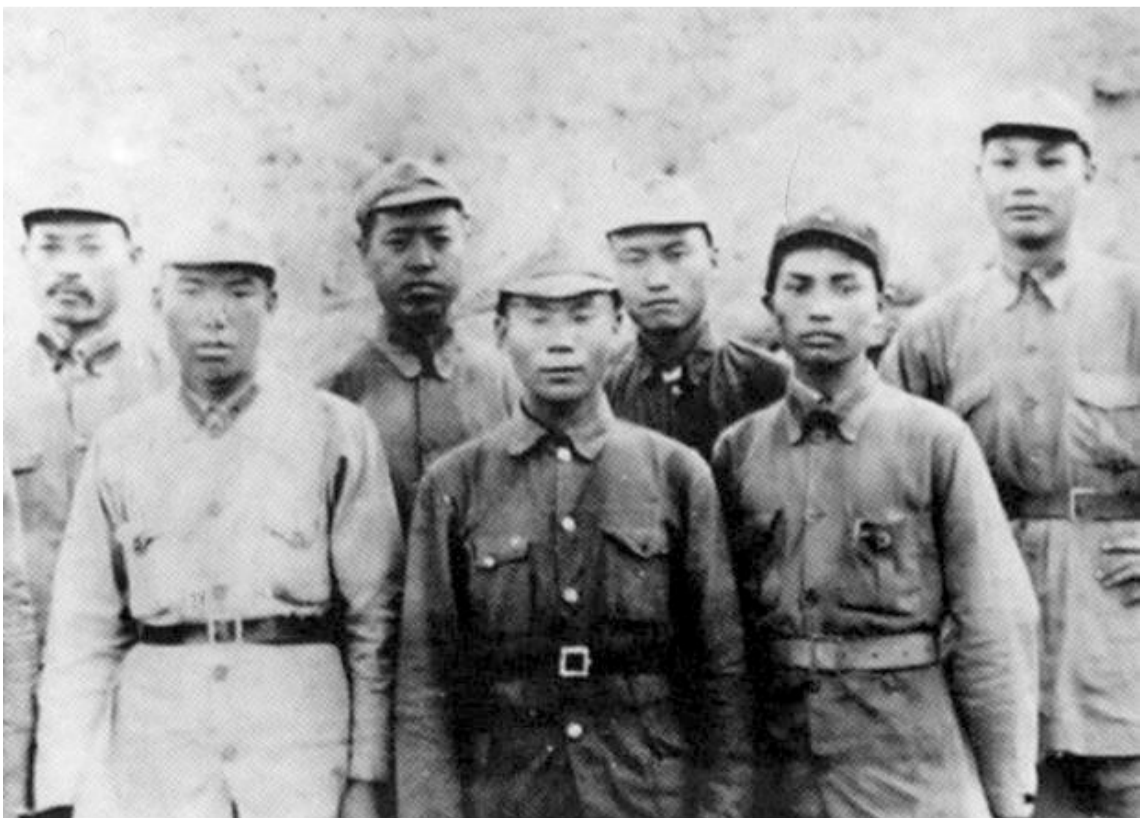
下午则是父亲读报，以及写诗作画、练书法的时间。有时，涂通今还会唱上几句京剧，“霸王别姬”“打渔杀家”等经典剧目都能来上几段。

到了傍晚，父亲一定会守在电视机前看《新闻联播》，然后和爱人王黎边泡脚边聊天，直到夜幕降临。“我本是一个放牛娃，双亲都是文盲，但我爱学习，参加革命后，党多次送我去学习，所以才有了今天。”涂通今认为自己是幸运的，总是这样对身边人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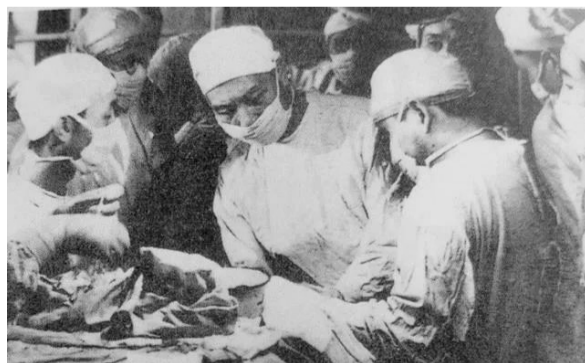
自1955年至1965年间，中华人民共和国先后授予或晋升10名元帅、10名大将、57名上将、177名中将和1360名少将。

开国将帅群体中，元帅、大将、上将、中将均已辞世。涂通今去世后，健在的开国少将还有张力雄、王扶之和文击3位老将军。

环球人物



1937年，红军教导卫生处医务干部合影，右一为涂通今



1958年，涂通今主持国内首例经小脑幕上入路切除听神经瘤手术



涂通今晚年精神矍铄



涂通今和爱人王黎



涂西华在父亲家中接受采访